

收麦子

陈宏哲

周末回老家看望父母，凌晨四点多，被一声接一声急促的“算黄算割”声所惊醒再也无眠，脑海里浮现出儿时收麦子的场景。

儿时，土地刚分到农户手里，饱受饥饿的乡亲们在房前屋后的每一块地上都种上了麦子。芒种过后，麦子开始泛黄，向阳的“十八亩塬上”金灿灿一片，使人不由想起“麦浪滚滚闪金光，十里歌声十里香，丰收的喜悦到处传，家家户户喜洋洋”的歌曲。走近麦田，只见一穗穗麦子颗粒饱满，鼓鼓胀胀的，如丰满的少女，如临盆的孕妇。夏风拂面，送来阵阵麦香，让人有种充盈而幸福的感觉。

最先成熟的是“露仁子”麦，它的芒刺长而密，喜欢顺着背麦人的衣领往身上钻，扎得人火烧火燎的。“露仁子”麦瓣面缺乏筋道，只能用来蒸馍，但它成熟早，能解决乡亲们的断粮之急。家乡人种得最多的还是“新洛8号”麦，这种麦子穗大，病虫害少，适宜商洛气候环境，所以最受欢迎。

麦子快成熟时，“算黄算割”鸟也来啦！在房前屋后的树上不停鸣叫，仿佛告诫人们要选黄了的麦子先割。母亲常说，收麦子是“龙口夺食”，火麦连天，古代就连绣女也要下床参加劳动呢。在我儿时的记忆中，天刚麻麻亮，父母就早早起床到地里割麦子去了。等我起床后找到他们时，整整齐齐的几行麦子已割倒堆晾在地里了。看着父母那么辛苦忙碌，我连忙回家在锅里热了几块馍，倒一瓶开水给他们送去。

十点多后，父母匆匆忙忙吃过早饭，地和父亲就去

地里割麦了。下午，骄阳似火，苞谷叶晒得全拧了绳子，给父母送水途中，我感到热浪滚滚，衣服全粘在身上，真正体会到“火麦连天”的滋味了。远远望见父母在阳光下挥动着镰刀，一镰一镰地向前割，镰刀所到之处，麦子一撮撮整齐倒下。父亲腰里别着毛巾，不时地擦汗。母亲则头戴草帽，弯腰弓背，通红的脸上是黑色的汗渍。火红的太阳炙烤着大地，炙烤着在地里劳作的父母，同样炙烤着勤劳的乡亲们。

收麦期间，乡亲们每天前半天主要是割麦子，把割倒的麦子平摊在麦田里，等下午太阳暴晒后，麦秆重量减轻，既方便运送，也利于存放。后半天主要是运麦子，即把割倒的麦子运回家。运麦子多经过羊肠小道，没法用架子车拉，只能靠人力挑或者背。父亲用一根扁担挑着两大捆牛腰粗的麦捆子，“吭哧吭哧”地快步疾行。母亲背着一大捆麦子，我和姐姐则每人背一小捆麦子。背麦子时，肩背部负重，需弓腰驼背前行，小路崎岖，有时一不小心就会摔倒在地沟里，那样就会掉落麦粒。我们都知道粮食的珍贵，所以感觉麦捆即将从背上滚落时，只能拼命用头顶住，咬牙坚持。麦芒扎在脖子上，火辣辣地疼，但我能坚持挺住，因为我时刻记着母亲“我们是在龙口里夺食”的话。

记得有一年夏天，麦子刚熟就下起了连阴雨。父亲天天打开收音机收听天气预报，母亲则是一遍又一遍焦急地站在屋檐下看天。邻居大婶面对毫无转晴迹

象的连阴雨，失声痛骂：“老天爷，你眼睛瞎了！让我一家大小喝西北风吗？”骂声里饱含着绝望，也骂出了乡亲们的心声。连阴雨一直持续了十多日才晴，麦穗上都长出了绿色的麦芽，往年我家能收五石麦子，那年只收了不到两石的出芽麦子。

学生时代，收麦时学校总会放暑假，让我们回家帮忙，力所能及地帮父母做饭，给忙碌在田间地头的父母送水送馍，有时也帮忙背麦子，给收割后的空地里点豆子等。五年前，父母还一直坚持种麦子，麦子黄时，他们趁清早割倒了麦子，只等我放学后帮忙拉运，但那年学校里的建档工作吃紧，我抽不开身，只好让父母掏钱找人拉麦子。父母年岁已高，后来就劝他们不再种麦子了。

如今村里的年轻人都外出务工了，好多田地都荒芜了，大多田里种植着药材、烤烟或者蔬菜。当年站在村子里看麦浪滚滚的情景，如今只能在回忆中。有时听着“算黄算割”的叫声，或偶尔看到一块两块麦田，也让我感到无比激动，无比亲切！



用全部生命写作

观话剧《路遥》有感

周丹军

路遥是我喜爱的作家，也是我的偶像。在我上高中的时候，就看了以他的同名小说拍成的电影《人生》，被主人公高加林和刘巧珍的凄美爱情故事所打动。那时候，青春刚刚萌动，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很肤浅，只是人云亦云，对高加林进行道德绑架，对刘巧珍给予同情。

在我二十多岁刚刚走入工作岗位的时候，偶然在街上书摊买了一本《平凡的世界》，如饥似渴地一口气读完，被书中孙少平和田晓霞的命运沉浮所吸引，陷入深深的思索。

我初分到一个山区中学教书，在佛爷庙住了一年，没有电，点着煤油灯备课，批改作业，但是那时候没有感到有多么苦。正像《平凡的世界》里的孙少平，把奋斗当作实现理想的动力。尽管生活永远是严酷的，人生永远需要奋斗，你不能停下来。一九九二年，我翻过秦岭去陕西教育学院进修，也是为了完成心中的一个梦。

在孤寂的灯光下，我重读《平凡的世界》，每个文字都给我巨大的震撼，让我忍不住泪水盈目。我把自己融进孙少平的角色之中，在茫茫人海中寻找自己心目中的田晓霞，爱情的苦涩伴随着青春的激荡，搅得我彻夜难眠。那段时间，路遥的《平凡的世界》陪伴我走过迷惘的岁月，给予我信念和力量。

我崇拜路遥，源于我是一个文学青年，我热爱读书。路遥的小说像一把精神火炬，在我心中永不熄灭。路遥是一个伟大的作家，更是一个平民英雄，他写《人生》和《平凡的世界》实际上是在写他的社会理想，是在写他自己的奋斗历程，他是在用全部生命写作。他创造了一个时代的经典，在文学的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。

看话剧《路遥》，我一直无法平静。作为一名作家，路遥擎起现实主义文学的大旗，坚持为最基层的劳动人民写作，紧扣时代脉搏，他无疑是成功的。但是作为一个男人，路遥不算是合格的丈夫，也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。路遥在生命最后时刻，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，最是悲壮苍凉……

话剧《路遥》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路遥形象。他对爱情的独白，他面对贫困亲戚无法伸出援手的自责，他为生活写有偿文学的无奈，以及他被点醒，守护心中文学之灯撕掉草稿的壮举。最后，路遥获得茅盾文学奖，去北京领奖时让弟弟筹措路费时爆的那句粗口，反映了他对文学既爱又怨的复杂感情。整部话剧渗透了许多现代科技元素，场面宏大，令人震撼。

话剧以民间说唱的形式，串起一条主线，又以黄河纤夫为大背景，反复呈现，把陕北高原的旷远和对命运的抗争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。路遥活着，像牛一样劳动；倒下，像土地一样奉献。他从贫瘠的陕北黄土高原走来，走向中国文坛。我们从他身上汲取不竭的精神动力，弘扬一种浩然正气。同时，路遥的死与劳累、狠命抽烟、婚变和他长期贫穷的生活都有着莫大的关系，看着路遥倒下，现场不少人为之落泪。

著名作家史铁生在《悼路遥》一文中惋惜地写道：如今已是“人生七十古来稀”的时代，怎么会只给他42年的生命呢？是呀，“人生七十古来稀”应该成为人们对生命长度的追求。我们在这里缅怀路遥，学习路遥精神，也祝愿人们在平凡的世界里，多一些幸福，少一点遗憾！

商洛山

(总第2462期)

刊头摄影 王江波



梦见父亲

周婷

昨天晚上，父亲又一次来到我的梦里，他还是一副木讷的样子，黑衣黑裤衬得他更加消瘦，麦子色的脸上有些许的忧郁。

我总感到，父亲每次来时都好像有很多话要说，坐在那里不停地搓着宽大的手掌，眼神让人捉摸不定，却常常欲言又止。

这一次，不知他鼓了多大的勇气。

“你有时可能错怪我了，比如那半袋玉米种子。”他怯怯地嗫嚅道。

然后，脸上布满不安和局促的神色，站在墙根，好像一个犯了错误的孩子，等待发落。

我想起了很久以前关于半袋玉米种子的事。

那个季节，应该叫“三夏大忙”，人们火急火燎地收小麦，赶着日头要种玉米。

有一天，我家旁边的一条小路上，一辆马车拉着玉米种子缓缓地向前走，突然间一条狗窜了出来，拉着的小马受到了惊吓，飞奔而跑。车上的半袋子玉米种子拖了几丈远后，掉落在地上，玉米粒撒了一地。驾车的人一门心思制服受惊的马，毫无觉察丢了半袋子玉米种。

过了好久，从此经过的父亲看见了撒落一地的玉米，蹲下来一粒一粒地捡起来，然后放到掌心，轻轻地吹掉灰尘和草屑，装回袋子里。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地上的玉米粒被父亲全部捡回袋子里，他刚直起酸痛的腰想把袋子口扎住，等待失主来找。不知从哪儿冲出一个满脸杀气的黑脸大汉，抓住父亲的衣

领就是一拳。这一拳使父亲晕头转向，刚想张口解释，又一拳打在父亲的嘴上，一股鲜红的血顿时染红了父亲的白布衬衣襟。

“你想偷生产队的玉米种子，走！抓起来。”

父亲丝毫没有辩解的机会，就被一伙人推搡着关进了黑房子。

就这样，父亲扛着半袋子玉米，以偷盗的名义游街。我不知道患有严重关节炎的父亲，扛着半袋子玉米怎样踉跄着走遍公社的每一个角落。

夏天的毒日头晒得皮肤火辣辣地疼，还有不了解实情的人们毒毒的目光刺向父亲，我想父亲的每一寸肌肤都隐隐作痛。

父亲牵拉着脑袋，俨然一个盗窃犯的样子。

“爸，那么热的天，你渴吗？他们给你水喝吗？”我忽然坐起来问父亲。

“每到一个地方，都有人给我水喝。”

我知道，父亲是筑土墙的高手，他舍得出力，把每一层土都要夯实，让墙体的泥土浑然一体。方圆几十里，他筑的土墙随处可见，有些好心人记住了父亲的憨厚和实在，一杯杯水就是对他最大的感激和信任。

几十天后，父亲拖着虚弱而疲惫的身体回到家里。记得父亲回来的时候，眼眶深陷，两眼通红，就像远处血红血红的夕阳。

多少年来，我一直恨自己，在父亲进门的那一刻，只有几岁的我，竟然递给父亲一个陌生的，让父亲很不舒服的眼神，长大以后我才懂得那种眼神是鄙夷、仇恨的。

这种眼神一直深深藏在我的心里，也烙在父亲悲凉疲惫的一生。

父亲一生都在不停地忙碌，他不说话时，就像一匹随时跋涉的瘦马，驮着比马瘦的西风 and 日子，把嫩绿春天奔波成坚硬冬天，把淅淅沥沥的雨奔波成冰冷的雪花。

我以为那些不快，那些苦难，那些耻辱，被光阴发酵，在土壤的深处已经灰飞烟灭。可曾想这种耻辱和悲凉还一刻刻在他的心头，让他柔软的心一直疼痛，一直不安。

我常常想，父亲坟头的那丛割了又长，长了又割的荆棘，一定是他的不安和冤屈长成的。

我想对父亲说，其实我一直为我的幼稚不能原谅自己，我带侮辱性目光玷污了父亲的品行。

对不起，我的父亲。

远处传来汽车的鸣笛声。

父亲穿着一身黑衣黑裤飘然离去，是那般的轻盈。不过，忽然间，我发现父亲背影年轻了许多。

他一定听到女儿的迟来的道歉，卸掉沉重的盔甲，才如此轻松。



丹江柳（外一首）

月亮红

风反复拨弄
一排细柳的长发
动作，有时儒雅轻柔
有时蛮横粗陋

江水急走，看不惯
风的虚情与轻佻
或害羞地，就近隐身
在岸边，春天里的故事
年年发生，多有雷同

比如这柳与风
比如一棵秃头的老槐
多年蹲在那里
仿佛在感叹，岁月如流
陷入深深的回忆

核桃成熟时

父亲偏瘦，年轻时
一口气爬上一棵大树
身手敏捷得像一只猴

如今，他在后坡的大树旁
安睡了多年。核桃成熟时
我们只能望树兴叹

村里村外，再也找不出
几个像样的把式，爬上
场院边两棵粗大的树